

包公传奇故事

马光复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编辑: 张晓楠

包公传奇故事

马光复 编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北京市育兴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8 印张 144 千字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 3000 册 定价: 8.10 元

ISBN 7-5007-3267-8/G·2063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雪飘风啸嫂作娘	(1)
第二章	金龙寺	(17)
第三章	铁架山遇险	(22)
第四章	大黄牛，丢舌头	(32)
第五章	乌盆说话	(41)
第六章	恶有恶报	(57)
第七章	状告曹国舅	(62)
第八章	冤狱难平	(88)
第九章	手下不留情	(94)
第十章	狸猫案昭雪	(107)
第十一章	先斩后奏	(123)
第十二章	老包背纤	(146)
第十三章	逃过初一难逃十五	(157)
第十四章	巧判伽蓝寺	(170)

第一章

雪飘风啸嫂作娘

公元 999 年（宋朝真宗咸平二年）。

这一年特别冷！进了腊月，朔风呼啸，就没有停过。那风将枯草吹断，将树吹弯了腰，将漫天乌云吹得在天空团团转。

庐州（现在的安徽省境内）合肥城东 40 多里的地方，有一片方圆几十里的小山区，有大岷山、小岷山，有龙山，有虎山……

在距岷口关隘不远的虎山脚下，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子，名叫包家村。

包家村又叫包村。

包村有一家大户，户主名叫包令仪，字肃之。包令仪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包莹，媳妇姓王，人称王氏大嫂；二儿子名叫包颖，媳妇姓

李，人称李氏二嫂。

包令仪进士及第，当过福建惠安知县。由于工作认真，朝廷调他任虞部员外郎，掌管冶炼、盐、茶的生产。后来还做过北宋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留守。

包令仪年过不惑，身体欠佳，他的夫人张氏也身患疾病，因此，辞官返乡，过着清静淡泊的日子。

也许是远离了都市的喧闹，也许是农村的粗茶淡饭，也许是山乡的清新空气，包令仪与夫人张氏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夫人张氏又有了身孕。

这消息给包令仪带来的是欢喜又是苦恼。欢喜的是，老来得子，又加上老大老二身体都较虚弱，不像长寿之人，将来，小儿子可以撑持家业。苦恼的是，夫人怀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恶梦。那恶梦很可怕，朦胧之中，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猛然红光一闪，喀嚓喀嚓巨响声中，飞过来一只怪物。

那怪物头生双角，青面红毛，巨口獠牙，左手拿着一只银锭，右手执着一支朱笔。包令仪吓坏了，大声喝道：

“哪方妖怪？体得近前！”

可那怪物仿佛没有听见，径直跳着舞向他奔来。

到跟前，猛地往下一跪，说：

“父亲大人，受孩儿一拜！”

说罢，站起身向他怀里扑来。

包令仪大叫一声：

“吓死我啦！”

他醒了。他的心咚咚地剧烈跳着，伸手摸摸脑门，出了一头冷汗。

这只是一个梦。可这梦偏偏做在夫人怀孕期间。包令仪是孔子孟子的忠实信徒，按道理说，他不应迷信，因为孔子从来不讲怪力乱神，不信神不信鬼。说归这么说，但他怎么也排除不了那恶梦罩在他头上的阴影。

对于这个家庭将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包家兄弟的态度也不相同。

大哥大嫂平日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在家中孝敬父母，和睦兄弟；在外面，待人诚恳，常常帮助穷苦人度过难关。

二哥二嫂呢？唉，麻绳拴豆腐，就甭提了。夫妻俩一肚子坏心眼儿，尽琢磨着害人发财。在家里，他们称王称霸，挑拨是非。在外边，蒙坑拐骗，欺负邻居，大伙儿都指着脊梁骨骂他们：一根藤上结了两个没法吃的烂倭瓜。

娘肚子里的老三还没出生，二哥二嫂就嘀咕上了。

二哥眨眨小眼睛，说：

“咱家自从爹爹辞官归家，坐吃山空，财产已经不多了。要是没有老三，爹娘百年之后，咱们和大哥大嫂二一添作五，各分一半。可现在呢，哼，又要生个老三啦。如果是个女孩儿，还好点，要是个男孩儿就糟糕了。”

二嫂的眼睛也不大，也眨巴眨巴挤了挤，一拍大腿说：

“是啊是啊！要是个男孩儿，家产分成三份，咳，那可怎么好啊！真倒霉！”

二哥挠着头皮问：

“你说怎么办？”

二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

“哼，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现在婆婆快要临产了，依我看准得难产，孩子是死是活难说。若生下是死的，那就甭说了。若是活的，咱们想办法让他死了。”

事也凑巧，夫人张氏的确难产，已经两天两夜了，孩子就是生不出来。全家人有着急的，有难过的，有高兴的。

包令仪在书房里坐立不安。天渐渐黑了，风吹得窗户咯吱咯吱地响。突然，门推开了，老二包颖跳进门来，满脸恐怖地说：

“爹爹，不好了。娘生下了老三，黑亮黑亮的，是个怪物。”

包令仪听罢，一跺脚说：

“果然不出所料。快，把他扔掉，就告诉你娘说，孩子一落地就死了。”

“是，听爹爹的。”

包颖心中想，这正合我们的心意，急忙让媳妇从接生婆手中接过了刚刚出生的老三。

这老三就是包拯，就是后来的包公、包青天，小名黑子。

小包公生下来就胖乎乎的，圆脸，高鼻梁，大眼睛，可好玩啦！他伸胳膊伸腿的，好像要给那些不讲理的人来几家伙似的；嘴张得大大的，就是哭不出来。

不仅小包公哭不出声来，他长得还特别黑，尤其是那胖乎乎的小脸，就像涂了一层墨似的。

老二包颖将父亲的话说给大哥人嫂听，大哥大嫂都不同意。大哥老实，不敢说话。大嫂忍无可忍，说：

“使不得！小兄弟各处都好，就是黑一点，等一会儿，哭出声儿来就没事儿了。好端端的三兄弟，怎么能是怪物呢？要扔了，可伤天害理呀！”

二嫂眼睛一瞪说：

“大嫂，你懂什么呀！爹的话你敢不听？再说，官府知道我家生了怪物，怪罪下来，你敢担待？”

在二嫂的坚持下，包颖用小棉被将小包公裹上，匆匆忙忙扔到了村外老树林中。

黑夜，满天的乌云遮住了星星和月亮。北风在吹着，树林中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呼啸的林涛声中，夹着一个微弱的婴儿啼哭声，那嗓子已经哭哑了。

可怜的孩子！

下雪了。雪花随着狂风，纷纷扬扬，不一会儿，就给大地盖上了一床银白色的棉被。雪花落在小包公的脸上，飞到他的嘴里。他抿了抿嘴唇，望着那漆黑的夜，不哭了。

这时，一只庞然大物轻悄悄地走来。啊，是只老虎。黑夜里，老虎的两只眼睛像两只小灯笼似的闪着亮光。老虎走到小包公身旁，用舌头舔了舔他的脸，然后绕着他走了几圈，轻轻地卧在他的身旁。

树林外传来了脚步声，一个人跌跌撞撞走过来。

原来是小包公的大哥包莹。包莹喘着气，低着头，借着白雪的反光，在地上寻找着小包公。猛然，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棉被裹着的小包公，也看到卧在小包公身旁的老虎。

把包莹吓坏了！他正要转身跑去，却见那老虎站起身，一边回头张望，一边匆匆走开。包莹见老虎走了，壮了壮胆，慢慢向前，走到小兄弟身旁，弯腰抱起他，搂在怀里。

包莹见老虎已经走远，赶紧踉踉跄跄地奔出了那恐怖的树林。他抱着小包公悄悄回到家中，推开卧室房门，对正等他归来的妻子说：

“依你的主意，把小兄弟抱回来了。”

大嫂接过小包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自言自语：

“唉，可怜的小兄弟，差点儿没了性命。”

说着，她将小包公暖在自己怀里。大嫂前不久刚生了自己的孩子，起名包勉，这时正躺在炕上。小包勉听到了动静，惊醒了，哇哇哭起来，大嫂对丈夫说：

“你抱抱勉儿，我先让小兄弟吃口奶——”

大嫂不顾自己的儿子啼哭，抱着小包公，喂他奶吃。小包公紧紧偎依在嫂子怀中，香甜地吮吸着

奶汁，吃着吃着，睡着了。

大哥皱着眉头，问大嫂：

“抱回小弟弟，一个大活人，怎么瞒得住爹娘和二弟他们呢？”

大嫂也为难了，不知如何是好。是啊，家里多出一个人来，一两天还行，天长日久，人家肯定会怀疑起来。这可怎么办？大嫂苦思冥想，忽然，她咬了咬牙，说：

“这样吧，村东孟二嫂刚生的小娃娃前几天死了，咱把咱的包勉送到她家，让她拉扯长大，小兄弟呢，咱俩抚养。等他长大了，证明不是妖怪，再如实告诉父母。你看，这样行不行？”

大哥听了，虽然有点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点头说：

“好吧。我现在就把包勉抱给孟二嫂——”

就这样，包公的嫂子抚养包公，起名包拯，一直到他七岁的时候，才将真情告诉了包令仪和婆婆张氏。包老先生和夫人张氏听后，感慨万千，望着脸色虽黑但却聪明伶俐的小儿子，心中无比高兴。老夫人流着热泪将包拯搂在怀里，呜咽着说：

“我的儿子，你受苦了。今后，仍称哥嫂为大哥大嫂。另外，赶快将包勉接回来，咱家也就团圆了。”

只可惜你二哥早逝，二嫂改嫁，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包拯渐渐长大了，大哥对他说：

“三弟，我与父母亲商议，想送你到合肥读书，你看怎样？”

包拯听了十分高兴说：

“太好了。”

大哥领他到父亲书房，对父亲说：

“爹，包拯愿意念书。”

包令仪点点头，说：

“好。合肥城里有座兴化寺。寺里的后院十分幽静，大殿明亮宽敞，住持开办了塾馆，专教孩子读书。那教书先生姓宁，等我修书一封，你送包拯前去拜师。”

包拯进了学堂，读书、吃饭、住宿都在这里。宁老先生见包拯气度非凡，为人耿直，办事认真，非常喜欢。包公也不辜负老先生的期望，学习用功，进步很快。

次年夏季，塾馆放假，包拯返家居住。大嫂问他：

“三弟，宁老先生说你聪明好学，长大必为人材，为国立功。”

包拯望着嫂子，说：

“那是老师偏爱我，我应该再努力才是。”

大嫂拉着他的手，问：

“你将来长大当了官，可要当清官啊。当官就要审案子，审案子就要公平，不能冤枉好人，不能黑白颠倒。你能做到吗？”

包拯笑了，答道：

“大嫂放心，我能做到。”

大嫂也笑了。她不再说什么，可心中却在琢磨着：那，我得试试你……

七月七日这一天，嫂子煮了十个鸡蛋，放在桌子上，然后叫来了家里的丫环春香，悄悄对她说：

“春香，包拯兄弟说，他长大当官要当清官，我要试他一试，看他能不能明辨是非。这里有十个鸡蛋，你吃一个。你要沉住气，不露声色，看他如何处置。”

春香嘻嘻笑着说：

“我明白了。”

说完，她吃了一个鸡蛋，然后悄悄走开了。

中午，嫂子叫来了包拯，脸上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兄弟，我上午煮了十个鸡蛋，放在桌上，到刚才一看，少了一个，不知是谁偷走了。你读了不少

书，一定能帮我审清这个案子。不过，你可要当个清官，不许冤枉了好人！”

包拯听了嫂子的话，心想，偷吃鸡蛋，事情并不大，但是，事情无论大小，案情无论轻重，做官的都应严肃认真对待，不可马虎从事。那偷吃鸡蛋的人应受到教育，判明罪犯，也可减去同伴之间的猜疑。那么，是谁拿走或偷吃了大嫂的鸡蛋呢？”

包拯在屋里转来转去，寻找着线索。他发现桌子腿旁有一小片鸡蛋的碎皮，捏起来仔细观看，与桌上的鸡蛋皮一模一样。他想，看来，确实是有人吃了鸡蛋，而且就在这桌旁破的鸡蛋。是谁呢？他一个人一个人分析，最后认为偷吃鸡蛋的人可能是那些在大嫂房中出出进进的丫环们。可是家中有好几个丫环，到底是哪一个呢……

包拯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又放了几把椅子，学着官府衙门坐起堂来。

他让嫂子端来两只碗，一只碗里盛满了清水，另一只碗空着。嫂子纳闷，问：

“三弟，我让你审出是谁偷走了鸡蛋，你又要水，又摆碗，这是干什么呀？”

包拯坐在椅子上，说：

“嫂子不必多问，请您把几个丫环都给叫来

——”

丫环们都来了，排成了一队，站在桌子面前。包拯看了看每个人的神色，说：

“你们不必紧张害怕。大家按次序，每人含上一口清水，漱一漱口，不准咽到肚里，把漱口水吐到这只空碗中。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大家回答。

丫环们按着次序，照着包拯说的，一个个都漱了口，然后把漱口水吐到那只空碗中。

包拯一个个仔细观察每个人吐出的漱口水。别人吐的漱口水都很干净，只有春香吐的漱口水，里面带有蛋白蛋黄的细细的渣子……

包拯回头对嫂子悄悄说：

“嫂子，看见了吧？是春香偷吃了鸡蛋。”

大嫂看到包拯破案有方，心中暗暗高兴。不过，还要试一试，看他能不能秉公处置，廉洁公平……

大嫂笑了笑，小声求情道：

“兄弟，春香是嫂嫂喜欢的人，看在嫂子的面子上，就只当没有发现，饶了她这一回吧！”

包拯一听，皱起了眉头，坚持说：

“嫂子，那怎么成啊？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小葱拌豆腐，应该一清二白。案子虽小，兄弟我也不

应该看嫂嫂面子……”

大嫂听了，点头称是，说：

“兄弟说得有理！你尽管凭理断案吧！”

包拯转过身来，提起笔写了判决书：

审得春香盗蛋，本当按律治罪，姑念
案属初犯，故从宽发落，今后吸取教训。其
他丫环人等，一概无关，免究！

案子审完，包拯宣布退堂。其他丫环退去，只有春香和大嫂留下，掩嘴而笑。

包拯莫名其妙，问：

“笑什么？莫非春香不服？还是我断得不公？”

春香急忙说道：

“公子断案有方，丝毫不差，春香我心服口服。”

嫂子抚摩着包拯的肩头说：

“兄弟，让你审春香，是我事先安排的，想试试你判案有方不？能不能断得公平。今日一试，嫂嫂我放心了。”

说罢，嫂子与春香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包拯这才恍然大悟，也哈哈笑起来说：

“我理解嫂嫂的苦心，您放心，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嘱咐的。”

包拯在兴化寺塾馆读书成绩突出，远近闻名。

次，庐州知府刘筠大人到兴化寺烧香，顺便与宁老先生谈话，说到塾馆有一聪慧学子，面色铁黑。刘大人觉得稀奇，就让宁老先生喊此学子来见。学子前来，落落大方，刘大人问：

“你就是包拯？”

包拯行礼，口齿清楚地答：

“学子正是。久闻刘大人清廉英名，望大人不吝赐教。”

刘筠又问：

“你父亲就是包令仪？”

包拯点头说：

“是。”

刘筠捻了捻胡须，想试探一下包拯的学识。说：

“春秋战国有个伍子胥，伍子胥有个好友申包胥，同是楚国人，你可知晓他们的故事？”

包拯心想，这刘大人明明是在考我，因为这两个古人与自己都有些关系。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刘大人容禀。伍子胥是楚国名将，因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兄，被逼逃亡吴国。伍子胥有一好友，名字叫申包胥。在伍子胥父兄被杀时，申包胥十分同情，特备酒席，为他压惊和送行。在酒席上，